

在时间的 荒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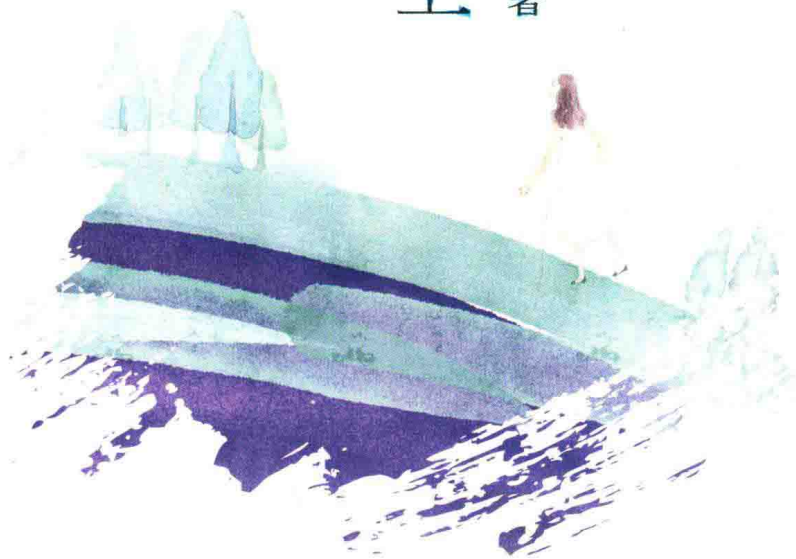
青衫落拓 著

不要解释，
不要回头。



在时间的荒野上

青衫落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时间的荒野上 / 青衫落拓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5354-9969-1

I. ①在…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4796 号

在时间的荒野上

青衫落拓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

策划编辑 | 朱鸿

责任编辑 | 罗小洁

装帧设计 | 郭璐

媒体运营 | 张坚 符青秧

助理编辑 | 张晶晶

内文制作 | 姜华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王会利

法律顾问 | 张艳萍

封面绘图 | 画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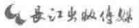
总发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 19.75

版次 | 2017年10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 320千字

定价 | 36.00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ww.cjxinshiji.com

出品

楔子

黎明前的黑暗永远幽深而浓重。

最初，她的眼前只是一片单纯的漆黑，没有层次，没有尽头。

她怔怔站着，屏住呼吸，生怕略一移动，会触碰到某些不可知的东西，会撞入某个不可知的处所，再也找不到归路。

慢慢她的眼睛开始适应，轮廓在她眼前一一显现。

她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天台边缘，穿的曳地婚纱随风拂动，低头看去，楼房并不算高，脚下是狭窄弯曲的长巷，有晒衣杆杂乱伸出，上面挂着的衣服和床单在扑啦啦晃动着，对面是隔得很近的灰色楼房，一扇扇窗子紧闭着，没有人活动的迹象，一切仿佛仍在沉睡之中。

风迎面而来。

突然，她听到轻轻一笑，转过身来，只见眼前的水泥天台突然变成了一片旷野，莽莽苍苍，天色晦暗笼罩之下，似乎大得无边无际，没有穷尽。

光线以一个几乎无法觉察的速度变得明亮起来，一个穿着芭蕾舞白裙的女孩正在她的视线尽头起舞，伴随某个只有她自己能够听见的神秘音乐节奏，手臂扬起，跳跃，单足站立，旋转，一圈又一圈，裙摆张扬开来，带着美丽的弧度，如一朵盛开的白莲，与这个荒凉的背景格格不入。

仿佛电影镜头缓缓拉近，她们之间距离在缩小，四面天地聚合，圈成一个如同拳击台的方寸之地，她与女孩之间突然只隔了不足三米的距离，风卷起她的婚纱飘向女孩那边，她挽住婚纱，深恐惊扰到女孩。她们越来越近，她可以清晰看到女孩绾起的小小发髻上插了一朵白色茶花，下面毛茸茸的细碎头发散开，颈项修长，肩背纤细，以一个优美的曲线延伸到白色蕾丝之下。



她屏住呼吸等待着。

女孩转过身来，宛如谢幕一般屈膝优雅行礼。

然而那张正对着她仰起的面孔却是一片空白。

程嘉瓔猛然坐起，发现那只是一场梦，而自己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她喘息着，摸索着按了床头灯开关。

她额上有细碎汗珠，睡衣背上已经被冷汗濡湿，蹿过一阵凉意，花了一点时间，才弄清楚身在哪里。

这是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间家庭旅馆，狭小，简陋，家具实用，格局紧凑，没有什么多余空间与装饰，唯有床对面衣橱上挂着一袭白色婚纱，正是她梦中穿的那件，此刻被风吹拂得飘荡起来，华美得与整个房间格格不入。

床头放着一个电子时钟，上面显示着5月21日，屏幕幽光刺痛了她的眼睛。

按照计划，5月18日本来应该是她举行婚礼的日子，而今天她应该已经与丈夫抵达巴黎开始蜜月之旅。

然而一切都已经改变，无法逆转。

她下床走到窗前，风裹着雨水扑面而来。五月底的尼泊尔正值雨季，雨淅淅沥沥下了整晚，空气潮湿得仿佛可以拧出水分。

她回头看那件婚纱，突然意识到，所有的梦都是一样的：哪怕具备再丰富逼真的细节，也有着没法回避的非现实感。梦的世界终将归于消解，只是梦得足够投入之后，似乎总会残留下一点东西：与王子忘情跳舞的灰姑娘赶在午夜匆匆逃离时落下一只水晶鞋，和书生缠绵的精灵鬼魅在晨钟敲响前丢下一只发簪再消失。

而她的梦，遗落下来的是那件婚纱。

第一章

1

出租车司机抱歉地说：“这里就是站北村，但你说的这个临塘三路我真的没听说过。里面的路都很窄，跟迷宫一样，车子进去也不好掉头。”

“那我就在这里下吧。”

程嘉瓔付了车费，提了背包，挽着旅行袋下来。马路对面是一排排高楼，而这边是所谓的城中村，一大片望不到边际的私宅密密麻麻，毫无规划可言，一条狭窄长巷在她面前弯曲地向内延伸着。

她向里走，带着一点恍惚感。

汉江市是她长大的地方，但她一直居住在长江南岸一个大型企业规划工整的宿舍区内，接受着严厉到近乎苛刻的家教，从初中开始住校，出了学校立刻回家，活动范围十分有限。这种城中村是她从未涉足的地方，可是眼前一切都似曾见过，如同某个含糊得将要忘记的梦境突然出现在眼前，逼真得让她疑惑不安。

这里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大型省会城市的市区，倒有些像是中部地区那些小小的县城。沿街全是小小的门面，卖着各式蔬菜、水果、日常用品，发廊橱窗摆着一颗颗戴假发的人头模型，服装店陈列着样式俗丽的衣服，打出全场三折、跳楼价大处理的字样，同时播放着喧闹的音乐。

再往里走一段，商店渐渐减少，两边全是高高低低的楼房，各式瓷砖贴的外墙面，深蓝深绿色塑钢窗，还在滴水的衣服晾晒在头顶上方。



她拿出写着地址的纸条问路，朝别人指点的方向走去，但正如司机所说，这里跟迷宫一样，大而繁杂。她好不容易转到临塘二路，已经累得不行，想当然地认为，下一条街肯定就是临塘三路，可是没多远一个转折，门牌上标的却是临塘四路。

她迷惑不解地再往回走，却没能返回原路，而是走上一条岔道，门牌路标神秘地消失，横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小小的工地，脚手架上建筑工人正忙碌地砌墙，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泥浆流淌得遍地都是。

她一片茫然，不得不拦住刚好路过的一个年轻男人：“对不起，请问临塘三路该往哪边走？”

他看上去心不在焉，随手撕着香烟盒外包装，一边说：“很近了，转弯就是。走吧，我也正好去那里。”

“这个地址你知道吗？”

那人先看她手里的纸条，再看向她，表情有些奇怪：“当然知道，临塘三路27号是我家。你找哪位？”

轮到程嘉瓔惊讶，她打量他，他看上去十分年轻，大概最多二十三四岁的样子，可以说还是大男孩，高高的个子，有一张漂亮的面孔，剑眉朗目，肤色健康，穿紧身白色T恤，带破洞的松垮牛仔裤，美好而阳刚的倒三角身段显露无遗，头发挑染成深棕夹金色，时髦得几乎像刚从时尚杂志里走出来一样，与这个狭窄零乱的街道形成对比，十分惹人注目。

“我找租住在那里的王嘉璐。”

“你大概弄错地址了，我家没有叫这个名字的租客。”

他礼貌地点头，正要离开，她叫住他：“请等一下。”她拿出皮夹，取出一张合照的大头贴照片，指着左边的人：“我要找的人是她，你有没有在这一带见过她？”

他盯着照片，面色大变，过了好一会儿，目光从照片移到她的脸上：“她住我家没错，但她叫李洛，洛阳的洛。”

程嘉瓔怔住，随即苦笑：“李洛吗？嗯，叫什么都无所谓了，麻烦你带我去见她。”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我叫程嘉瓔，是她姐姐。”

“我认识她有两年多了，从来没听她提过有姐姐。”

程嘉瓔无奈地说：“如果她对你说她叫李洛，那她没对你提起的事情肯定不止这一件。能带我去见她吗？”

他没动，仍然审视着她，眼神锐利：“就算她叫你说的那个名字，你们也并不同姓，你真是她姐姐？”

“我看不出冒充她姐姐有什么好处。”

他盯着她手里的照片，再看她，张张嘴，却又紧紧闭上，她被这奇特的表情弄得茫然，正要发问，只听他突然说：“洛洛在一个月之前突然离开了。”

“一个月前？”程嘉瓔重复，脸上骤然失去血色变得苍白，“哪一天？她有没有说她去哪里？”

“5月21日那天，她什么也没说，没跟任何人打招呼，一声不响消失了。”他被她的脸色吓到，“你怎么了？”

“我没事。她再没出现，也没打电话？”

“没有。”他反问她，“你既然是她姐姐，她难道没有给你打电话？”

她只能摇头，他疑惑地看着她，仿佛在思忖着什么。

“我跟她是同事，在同一家健身会所工作，我是健身教练，她教跳舞。她租住我家四楼已经两年多，以前偶尔也会翘班，不过总会打电话来找人代替她上课。这一次她突然消失，丢下工作不管，手机关机，老板气得发疯，我觉得不对，不得不开了她的房门，她所有衣物用品都在，没拿走任何东西。接下来我到处找她，但是没一点头绪，也没有她家人的联系方式。你来得正好，能不能告诉我，她有可能去哪里？”

这仍然是她无法回答的问题。

“麻烦你带我去她的房间看一下。”

临塘三路上对向而立的房子多数都有四五层楼之高，一条仅容车辆单向通行的街道被夹在其中，显得越发狭长幽深，看不到尽头。不少人家门前坐着做完家务之后嗑瓜子喝茶闲聊的中老年人，或者干脆支一张麻将桌，四人鏖战，再加上数人围观，兴致都一般高昂，偶然一辆车开进来，大家便好脾气地起身，搬桌子挪椅子让路，等车子驶过，再坐回原处继续。

门牌号仍旧时有时无，好容易走到27号，那是一幢四层楼的房子，整个



一楼拉着卷闸门，看上去根本没有居家风格。那男孩子看出程嘉瓔的疑惑，解释说：“一楼是车库，二楼是我爸公司的仓库，三楼住着我父母和我，四楼住着你妹妹。现在我爸还没下班，我妈出门打牌了。”

他打开门，带着她从侧边楼梯上去，一直到了四楼，拿了钥匙，打开靠右侧的一个房间，侧身让程嘉瓔进去。眼前是一个超过三十平方米的大房间，一架巨大的木制屏风将内外分隔开来，外面靠墙摆放一个老式衣柜，衣柜顶叠放着两只旅行箱，旁边是一个开放式鞋架，摆着几双运动鞋、高跟鞋和长短不一的靴子。

绕过屏风，里面是一张复古式样的木架床，床上铺着素色床罩，床边放着一个立式的穿衣镜，床尾扔了两件外套：一件是牛仔短上衣，另一件是黑色长衬衫，仿佛主人临出门时拿不定主意要穿哪件，对着穿衣镜做了选择之后，还来不及挂起。

靠窗的一张长条书桌上放着几本杂志和一个化妆箱，一只刷子搁在外面，还沾着蜜粉没有清理。

总体来说，眼前的房间没什么个人风格，有少许零乱，十分简朴，完全不同于她以前见过的王嘉璐的另一个住处，但还算秩序井然，完全没有任何主人一去不归的迹象。

程嘉瓔的目光落在屏风上，这是一个三折木制雕花屏风，已经十分老旧，不少地方残损脱漆，但细看之下，发现上面雕绘着夏日荷塘的图案，荷叶田田，既有盛开的荷花，也有小小的花苞，蜻蜓轻盈地落在上面，花色堪称繁复精细。

她看得十分专注，男孩子不免略有点奇怪：“屏风是前面一户人家的，民国年间的老家具，有点年头了，但是材质普通，品相不好，也不值钱，他家装修时丢掉，洛洛下班回来看到后说她喜欢，非要我帮她洗干净搬上来。”

程嘉瓔默然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也许她只是临时决定离开。”

“就这样丢下所有东西不要？完全说不过去。”

“这并不奇怪，她一向神出鬼没，不是头一次甩手一走了之了，我见过她扔下更贵重的东西，消失时间更久。谢谢你。”

她转身要走，那男孩吃惊地拦住她：“等一下，你怎么能就这样走掉？”

“她是不是欠了房租？多少？我可以给你。”

他看上去有些焦躁：“恰恰相反，她在消失前的半个月刚向我妈妈预交了一个季度的房租。”

“要不我再付几个月房租给你，你替她保管一段时间。”

“这不是钱的问题。”他目光锐利地看向她，再次冷冷地追问，“你真是她姐姐吗？为什么看上去你一点也不担心她？”

程嘉瓔气馁，她想，她若不担心，也不会仅仅凭着噩梦带来的惊吓，便千里迢迢跑回来，可是她并不打算跟这个陌生男孩解释，转身准备离开，突然又站住，回身去书桌那里，拉开抽屉，上面一只抽屉浅浅的，散放着一些票据，她随手扒拉一下，没有细看，再拉开下面深一些的抽屉，顿时呆住。

里面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制首饰盒。

那一股让她从噩梦中惊醒坐起，长久攫住她，令她无法安神的寒意陡然再次升起，一瞬间她如同被冻结在那里，不能移动，不能思考。她听得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耳鸣的声音，甚至听得到楼下有几个男人在大声用一种听不懂的方言热烈交谈着，唯独听不清面前这个男孩在讲些什么。

她盯着他开合的嘴唇，有短暂的失神，等她恢复知觉，发现自己已经坐在床的边沿，那个男孩子端来一杯水，焦急地看着她。

“喂，你没事吧？”

“没事。”她的声音干涩，顺手拿过水一饮而尽，“请问公安局往哪边走，我必须去报案。”

他吓了一跳，疑惑地盯着她：“报什么案？”

“我妹妹失踪了，也许……是出了意外。”

“喂，我刚说你反应冷漠，你别一下子跳跃到反应过度好不好。”

她不想解释，站起来向外走，他拦住她：“你有多久没跟你妹妹联络？”

“这跟你没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你凭什么能断定洛洛出了事。”他补充道，“就算报案，也得把这一点讲清楚吧。”

她瞪着他，他挡在门口，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停了一会儿，她只得妥协，恼怒地说：“下面抽屉里放的那个首饰盒，是她妈妈给她的，她什么都可以眼都不眨地丢下，唯独这个，她肯定走到哪里都带着。”



他将信将疑看看敞开的抽屉里放着的那个磨损得厉害，毫不起眼的小小首饰盒：“但是，你既然是她姐姐，她的妈妈不也是你的妈妈吗？你们不同姓，照说应该是同母不同父啊。”

她的脸一下沉了下来，仿佛最后一点耐心用尽了，一字一字地说：“我们是亲姐妹。请你马上让开。”

这一次他妥协了：“我开车送你去公安局。”

2

到了市公安局，那男孩子安排程嘉璿坐下：“等着，我打电话叫人出来。”

他一通电话进去，一个穿便装的高个子年轻男人很快出来，皱眉一脸不耐烦地看着他：“你又惹什么事了？”

他苦笑。“你这人怎么这样，无罪推定你懂不懂？亏你还是警察，没一点证据，马上就怀疑我惹事了。”然后转向程嘉璿，“这是我哥哥陆晋，对了，我还没做自我介绍，我叫周知扬。不用怀疑，我们确实是兄弟，只不过同母异父而已，你应该能理解吧。他……”

程嘉璿打断他：“我只想报案，没兴趣知道这些。请你不要干扰我，不然我会怀疑你跟我妹妹的失踪有关系。”

他吓了一跳。“你别乱扣帽子啊，我一直在找洛洛。我哥是如假包换的警察，公安大学刑侦专业毕业的，破过好多案子。”他捅一下那个叫陆晋的男人，“喂，把你的警官证亮出来给她看一下。”

陆晋横他一眼，没理会他，客气地对程嘉璿说：“小姐，如果你要报案，请去那边办理，有专人负责接待登记。”

“哎，你别一推了事，她是我那天跟你说过的洛洛的姐姐，你不是告诉我，没有证据表明洛洛处于危险之中，要找人的话，得由她的直系亲属出面吗？”

陆晋打量一下程嘉璿：“你妹妹一直没跟你联络？”

她摇头。

“你能讲出她失踪前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她迟疑一下，自知妹妹没有带走一个首饰盒，在她看来是十分重要的信

号，但周知扬已经明确表示不以为然，警察大概也不会放在眼里。

周知扬先急了：“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她失踪的那一天下午五点，我晚上在另一个会所有课，她没课了，说要去一趟国贸中心办点事，我就先送她到了国贸楼下，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第二天我才发现她没回家，手机也关机了。这难道不是线索吗？”

“但国贸中心是一座60层的超高写字楼，旁边还有几座辅楼。你又根本不知道她去见什么人或者办什么事，这种线索有什么用？”陆晋注意到程嘉瓔原本苍白的面色此时已经变得近乎灰败，问她，“你知道她去国贸做什么吗？”

她抿紧嘴唇摇摇头。

“你妹妹是成年人，目前看来，并没有明显证据证明她处于危险之中或者有涉案可能。常规情况下报失踪的话，你得先到所在地的派出所讲清情况，做一个登记，满一个月后，她仍然没有音信，你再来向分局刑警队报案。”

程嘉瓔怔住：“还必须再等一个月？”

“从程序来讲是这样的，她毕竟是成年人，随时都可能会出现。”

“但她已经消失了一个月，有可能被拐卖了，怎么能拖那么久再立案？”

陆晋还没说话，周知扬先失声笑出来了：“洛洛被拐卖？别逗了，她不拐人去卖，大家就要偷笑了。”

程嘉瓔的脸再度沉了下来，转身向外走去。陆晋拦住了她，诚恳地说：“别介意知扬说的话，他一向口无遮拦。我理解你作为家人的心情，建议你先去辖区派出所做登记，如果发现任何意外情况，证实她并非自愿隐匿行踪，那可以随时跟我们这边联系。”

他看上去不过二十七八岁，跟周知扬差不多高，但与漂亮时尚到耀眼程度的弟弟不同，他留着板寸，毫无修饰，衣着精干简朴，态度沉稳镇定，自然带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她点点头：“好的，谢谢。”

程嘉瓔出来，站在路边想拦出租车，连续过去几辆都载了客，正烦躁之际，周知扬开了那辆载她过来的白色福特越野车停到她的面前，降下车窗招呼她上车：“上车吧。”

她冷冷地说：“不必。”

“你这人可真是小心眼，我不过是随口开句玩笑而已。上来吧，这条路不



能随便停车的，我可是冒着被罚款扣分的危险。我哥万一出来看到，又会把我大骂一通了。”

这时后面有被拦住的司机不耐烦地鸣笛，她只得拉开车门坐上去。

“我送你去我们那边的派出所。”

“我现在不去派出所，方便的话，请送我去国贸中心。”

周知扬一怔，先发动车子才问：“刚才我哥问你知不知道洛洛那天为什么去国贸中心，你为什么不说？”

“我确实不知道她去那里的原因。”

周知扬觉得这话说得让人生疑，可又无从反驳，一边开车，一边瞟她一眼，只见她正襟危坐，直直看着前方，嘴唇紧抿，显然完全不想再跟他说什么，他有无数问题，也只好知趣地闭上嘴。

国贸中心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是本地最高的写字楼，周围写字楼、酒店和高档公寓林立，周知扬将车停在国贸中心一侧：“我只能停这里了，你……”

他话还没说完，程嘉璿已经拉开车门跳了下去，疾步向前走去。周知扬好不恼火：“这人可真是又古怪又没礼貌。”他嘀咕着，正要发动车子，突然看到程嘉璿的皮包仍放在副驾驶座上，只得下车对她的背影叫：“喂，你的包没拿。”

程嘉璿听而不闻，直奔对面几个西装笔挺的人而去，一把抓住其中一个穿合体灰色西装的修长男人，急切地说着什么，周知扬拿了包追过来，恰好看到那人猛然甩开她的手，冷冷地低声说：“你这样突然跑到公司来当着我的老板客户闹算什么？”

“她要是有什么事，我肯定不会放过你。”

“她做的事跟你一样，不过就是突然消失而已。你如果真这么爱你妹妹，就不必绝口不提你跟她的关系。现在才来表现你的姐妹情深未免晚了一点。”

他话音未落，程嘉璿抬手一记耳光挥了过去，只听低而清脆的一响，周知扬愕然止步，旁边的人更是呆住，全都现出尴尬之色。那男人被打得头一偏，看向程嘉璿的眼神冰冷，周知扬马上也走过去，警告地说：“喂喂，男人不能打女人的啊。”

但那男人英俊的脸上甚至没有愤怒的表情，也不理睬周知扬，只是侧头对一个中年人说：“罗总，对不起，我有点私事需要处理。”

罗总点点头，与其他人一起上车。等他们走了，他淡淡对程嘉璿说：“你的情绪还是来得这么迟缓，这一记耳光明明早就想打，居然忍到现在才发作。”

程嘉璿似乎爆发完毕，一声不响地转身要走，他拉住她。“你妹妹到底怎么了？”她用力甩他的手，但他握紧不放，“你打也打了，我的丑也出过了，我们总该坐下来好好谈谈了吧。”

周知扬只见程嘉璿咬得下唇泛白不吭声，过去抬手拍拍那男人的肩：“喂，她不想理你，你最好放手。”

那男人回头看他，不屑地说：“小朋友，你想护花也得搞清楚状况，她大概没告诉你她是我太太吧？”

周知扬知道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但没想到居然是夫妻，不免有些讪讪，只得将皮包递给程嘉璿：“你的旅行袋还在我家里，想去拿的话，叫我妈妈给你开门。”

周知扬到10点下班，朋友约他出去消夜，他心事重重，便谢绝了，径直回家，赫然发现程嘉璿坐在三楼客厅，神情木然，仿佛魂游天外，而他母亲张翠霞正在说：“别说，你跟你妹妹脸型不同，但细看起来有一个部位还是挺像的，你们两个都是丹凤眼，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

他打断母亲：“这么晚了还拉着人唠叨啥呢。我不是电话告诉你，程小姐来了就把门打开，让她把东西拿走吗？”

张翠霞无可奈何地说：“我是叫她拿东西，可她跟我说她打算接着租这个房子。”

周知扬吓了一跳，看向程嘉璿：“你先生在国贸上班，穿全套名牌西装，看那气派架势，职位收入都不低，你干吗要跑这里来住？”

程嘉璿总算将空茫的眼神收了回来：“我需要在这里等我妹妹的消息。”

“那也不用住这里，你留个电话，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我打算住这里等，房租我会照付。”

张翠霞显然有些不情愿：“我根本不出租房子的，小扬带同事来住，我是碍不过人情。你妹妹招呼也不打就走掉，我可不想再惹上麻烦。”



“放心，我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周知扬瞪一眼还要反对的母亲，问程嘉璿：“你确定你真要住这里？”

“我确定。”

“好，我拿钥匙给你。”

3

站北村最开始是一个自然村，村子范围里散布着两个面积较大的湖泊，再加上若干小片湖泊，村民原本以种菜养鱼为生。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市中心不断扩大，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这里的村民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处于靠近城市二环的繁华地带，种菜远不如将房子租出去赚钱，当然更比不上抓住扑面而来的商机做生意。

村内的菜地一点点被放弃、蚕食，湖泊被一个接一个悄然填平，房子越建越密集，并且争先恐后地往上竖立，原住的村民纷纷成为房东或者商人，外来流动人口大量聚集进来。

周知扬家算是其中的典型。

张翠霞出生于此，在丧夫之后，改嫁给中学同学周明，生下了小儿子周知扬，早期他们也招揽房客，后来周明开始做建材配件生意，开了家小公司，买下几处门面，全家过着算得上宽裕的生活。周知扬大学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但一直热衷健身，毕业之后便做健身教练，从出生就没见过菜地，对于蔬菜的认识仅限于饭桌。而那个自称叫李洛的女孩正是他家唯一的房客。

第二天下午陆晋正好轮休，陪接到程嘉璿反应情况后进行调查的派出所管段民警老王一起过来，这还是他多年来头一次正式走进母亲家，张翠霞惊讶之下，几乎有些激动，然而陆晋神色平静，仿佛到访的是与他没任何私人关系的地方。

老王问起房客情况，周知扬语焉不详，陆晋皱眉：“你连她什么来历都不知道，就把她带回家，租房子给她？”

周知扬根本不觉得这是问题，理直气壮地说：“她来我工作的健身会所应

聘教跳舞，大家成了同事，很聊得来，她说起当时的房东在赶租户，她要在交通方便、房租低的地方找住处，我说我家里现成就有空房间，一拍即合，她提行李搬了过来。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才是警察，我又不是，我干吗要查她户口？”

老王笑道：“话可不是这么说。按照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她来租房子，你身为房东应该查验她的身份证，签正式租赁合同，然后向派出所报备，并且将身份证复印件上交一份备查。”

“哪有这么麻烦……”

张翠霞一把拦住了小儿子。周知扬向来不管琐事，但她在站北村生活多年，当然是知道这项规定的。不过这一带的房东一向都只是在派出所做治安检查时象征性地登记报备几个，平时没有严格执行。她不缺钱用，本不屑于招揽房客，儿子带个同事回来住到一直空着的顶楼，她甚至根本没打算收房租，只是那女孩十分机灵，坚持要付，她也就随手接下，懒得多问其他。这时她看到大儿子陆晋面色已经不豫，只得赔笑：“是是是，是我疏忽了，以后绝对不会这样。”

“程嘉瓔报案时报了她妹妹的籍贯与出生日期，我上网查对身份信息，确定应该是这名叫王嘉璐的女子。”老王出示一张身份证打印件给他们看，“你们确定租房子的是她吧？”

张翠霞辨认一下，连忙点头：“噢，洛洛的老家居然在西北这么偏远的农村，这个地名我听都没听说过。她那么洋气，可完全看不出来是乡下女孩子。”

周知扬瞪着身份证，神情变幻不定，张一张嘴，却没有吭声。

老王说：“这张身份证最近几个月并没有购买机票火车票登记入住宾馆的记录，从理论上讲，身份证主人应该还在本市。还有一个问题，程小姐是本地人，跟王嘉璐两人不同姓，她解释说她从母姓，妹妹随父亲姓，但两人身份证登记在不同省份，无法证实她们像她说的那样具有亲缘关系。她作为报案人的资格还需要证实。”

周知扬还是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陆晋横他一眼：“有话就说。”

他对这位年长他五岁的兄长一直存着敬畏之心，只好照实说：“昨天我留了个心眼，去健身会所人事部那里查洛洛的入职资料，附的身份证复印件名叫李洛，填写的紧急联系人是程小姐的名字，我想她们应该是亲姐妹。”

陆晋沉着脸说：“你也敢说留了心眼，我都怀疑你究竟有没心眼。把一